

蕭

伍禾 著

長詩

文獻出版社印行

蕭

作 禾 伍

書叢活生藝文

種 一 第

行印社版出獻文林桂

目次

I：序·····	(一)
Ⅱ：落雪天·····	(一一)
Ⅲ：蜀鵲洲·····	(二七)
Ⅳ：「與鬼爲鄰」·····	(四六)
Ⅴ：乾魚·····	(六三)
Ⅵ：屠壁·····	(七八)
後記·····	(八三)

工 序

六月天

像火球一樣的太陽

照着鸚鵡洲

照着鸚鵡洲上成千成萬的木頭

木頭排在沙灘上

木頭排遍鸚鵡洲

蕭

穿燈籠褲子的脚班（1）

擎着挽鉤唱歌

用挽鉤把木頭殺攆來

紮成排

他們的歇聲好零落

太陽是一把蒸籠下的火

他們在蒸籠裏哼

汗水濕透了他們的衣襟

太陽越晒越緊

忽然

咕啞一聲

濺起了一團水花

木排上

歪搖着一根挽鉤

少了一個掣挽鉤的工人

週圍的同伴

聽得發生了什麼事情

（眼花腿軟

一筋頭栽下水去

如果掉到木排下

請你莫想再翻身）

於是

一個兩個跳下水

抓起了落水的那個人

他渾身冰冷

渾身水淋淋

眼睛翻白

腿子搖筋

口裏流白沫

咬緊牙齒

像和這世界有說不完的仇恨

「我們把他抬回去呵！」

一間低矮的益陽棚子裏

竹床上

躺著這個落水的人

鼻孔裏出著喘不完的氣

他的女人

用一個古錢一盪水

在他背上刮起了一條粗大的紅紋

他的兩條腿在床一伸一縮

手在動，人中也歪了（2）

還在不斷的嘔吐

太陽作弄了他

太陽却漸漸西沉

竹床邊

飄動着一盞黯淡的清油燈

燈光照着病人灰白的臉

呼吸漸漸的低沉

他用力睜開那一雙幽黯的眼睛

看着床邊六歲的兒子
滴下了兩顆晶瑩的淚點
望著年青的女人
指著兒子

「我怕不行了，

好好把他撫養成人！」

眼睛一閉，腿一伸

女人發出了號啕的哭泣

鏗着板着在地上打滾

披頭散髮像一個鬼魂

她大聲的呼痛青天

可是

吊滿煙塵的屋頂蓋着她
她聽不見青天的回聲

六歲的兒子

也拉開嘴哭這可怕的光景

這真是一個值得哭泣的家庭

女人想起了慘淡的過去

她有流不盡的眼淚

女人想起了渺茫的明天

明天像一口深黑的古井

她捶打着自己的胸脯

那裏面有裝不完的苦悶

母子兩人的哭聲

搖撼着這個歪倒的棚子

女人坐起來

那些榻在壁上的篋片

那些歪歪斜斜的桌椅門窗

都像鬼魂一樣向她壓過來

她擦一擦自己的眼睛

用衣角替兒子揩乾了淚水

哄着他

到小竹床上去睡

而自己

一直哭泣到天明

第二天

殯請人買了一口薄薄的棺材

趁兒子睡着了

偷偷的埋葬了死人

等她回來

兒子正在滿屋找自己的父親

她看了

心頭一陣酸

她怎麼能看這可憐的光景

過了頭七(3)

她捲起一點破舊的衣裳

牽着兒子

跨進了像牢房一樣的節孝堂

做點針線

編網魚網

巴望兒子快長大

自己却像秋天的青草

一天一天的枯黃

【註】

1. 脚班：搬運木頭的工人。

2. 人中：上唇的中間。

3. 頭七：鄉俗，人死後的第一個七天。

雪落雪天

雪花飛滿天呵！

蕭

牽着老曹的小妹妹

在滿天雪花的街上走着

黯淡的路燈

陰慘慘的看着他們

雪呀

蕭

真像一個囉嗦的老年人

老年人愛毛脚毛手的

不管鼻涕眼淚多麼討厭

用長滿粗硬汗毛的手

摸撫着你

用長滿粗硬鬍子的嘴

跟你接吻

雪，就是這樣的摸撫着你，吻着你

老年人說些囉哩囉嗦的話

他不管你聽得多厭煩

雪，就是這樣的糾纏着武昌

從清晨落到黃昏

而風

却在搖撼着屋瓦

打齋悽慘的呼哨

古老的城園裏

滿天都是風雪呵

冒着包抄過來的風雪

蕭

牽着老曹的小妹妹

從低低的帽沿下

望着到老曹住所的路

（路上已經堆滿了雪

人們在雪當中

踩出了一條狹長的脚印）

雪在他的長夾袍上

開滿了

一顆一顆白色的花朵

小妹妹捏着蕭的手

蕭先生

你的手冰冷

蕭用一塊手巾

抹着臉上的水珠

「恩，

快到了。」

雪粘在他們的鞋底上

越粘越厚

他們拖着笨重的鞋子

轉進了一條僻靜的小巷

老曹的住所

在這條小巷的中間

斜對門

站著一個奇怪的人

（他站在沒有遮欄的街邊

呢大衣緊緊的包著他

只露出一雙兇狠的眼睛

睜着小巷裏的每一個動靜）

蕭

一隻腳跨進了門坎

發現在黑暗的屋角裏

也有個陌生的人

也是一雙兇狠的眼睛
而樓上老曹住的地方
正響着雜亂的脚步聲
這時候

蕭

心裏明白了

他曉得這屋裏發生了什麼事情

他

隨隨便便的

走進屋去

走近那個盯着他的陌生人

「請問你

這兒可有個姓郭的醫生？」

（他這樣問

蕭

間得是那麼機靈)

「這兒沒有姓郭的

快點走開！」

蕭

車轉身

走出了大門

(當他走出來的時候

得上那個奇怪的人

已經站在老曹的門口)

蕭在前

小妹妹在後

照着來時的路

走向僻靜的小巷口

他們

剛剛走到巷子口

背後忽然傳來了一聲吆喝

「喂，回來，

回來！」

蕭想不理他

但是又不能不理他

蕭停下了脚步

車轉身

那兩個奇怪的人

正向他們匆忙的追過來

蕭先生

有什麼東西

快給我牽走」

蕭

摸出了一個小皮夾

機警的

交給小妹妹

於是

像一隻野兔消失於叢林

小妹妹

穿出了小巷

穿進了在大街上來往的人羣

那兩個奇怪的人

蕭

走到蕭的身邊

像兩隻飢餓的狼狗

他們的眼睛是那麼陰冷

一個說：

「你貴姓？」

你找哪一個姓郭的，

他幹什麼？」

一個說：

「別跟他囉嗦，

趕快搜他身上！」

蕭笑一笑

「我姓張

家裏老婆病在床上

人家介紹我

去剛才那家門牌

找一個姓郭的醫生」

「這一家根本沒有姓郭的
也從來沒有住過醫生」

「也許他搬了家

也許別人說錯了

我想再去問一問

而且

武昌多的是醫生

找不到他還有別人」

「不行，不行，

讓我們搜了你再走，
不搜你就走不成。」

一個人擱在小巷口

一個人在他身上上下下搜索

可是除了一條濕漉漉的手巾

蕭身上

不獨沒有一張紙片

甚至連一顆芝麻也是沒有的

「去你的！」

兩個奇怪的人

恨恨的

走向老曹的住所

蕭

和他們背對背

穿出了小巷

穿進了在大街上來往的人羣

雪花飛滿天呵！

簌

在滿天雪花的街上走着

黯淡的路燈

陰慘慘的看著他

「老曹被捕了

現在已經關進了督軍的衙門

外面風聲太緊

你還是避一下的好！」

一大清早

老曹的妹妹

送來了蕭的小皮夾

和這一張字條

蕭看着小妹妹

他拏了一條手巾

輕輕的抹掉她滿身的雪花

蕭

看着紙條

「呵，

對了！」

他想起了寂寞荒涼的魏鵲洲
想起了成千成萬的木頭

想起了掙錢的工人

想起了早死的父親

想起了節孝堂

想起了節孝堂裏寂寞的母親

爾

想起了一個朋友

（他作過多年的醫生

窮人請他

你切莫封「脈金」

可是

有錢的想揩油

那也萬萬不行）

——他

蕭

現在正住在鄂爾洲

教書

也作醫生

III 鸚鵡洲

(1)

在黃昏

一隻小木

載着

(蕭)

提着小木箱

過僻靜的小巷

隔斷了

老跟在他背後的

一雙皮鞋蹭地

單調而奇怪的響聲

（踏上了小木船）

老年的船夫

穩穩的划着兩片槳

響落在他的身上

划向荒僻的鸚鵡洲

鸚鵡洲呵

真是一個荒僻的地方

它不在漢口

也不在武昌

——雖然跨過襄河就是漢口

跨過長江就是武昌

真的是「天高皇帝遠」麼？

掛指揮刀的督軍

睡在武昌

除了竹木厘金局

他就根本忘了這個地方

滿坑滿谷

都是赤裸的木頭

湖南人的脚斑

寂寞的

看守這些木頭

像看守公墓一樣

他們

常常爲一根木頭吵翻臉

的上幾十百把人

拿了木棒和挽鉤

殺開別人的頭

警察派出所

把不到十名的警察

留一大半守門

剩下的派去

紮着生鏽的槍

站在旁邊

揉自己還沒有睡醒的眼睛

這樣一個地方

除了商人

誰會記起這個竹木商場

是呀

正因為誰也忘記了它

老船夫的小木船

才坐著

離開那些陰險的眼睛

由古城的江邊

划向這個荒僻的地方

(2)

鷺

在國鵲洲

蕭

那個教書的醫生

正點燃燈

門了門窗

添一些炭進火盆

坐下來

看「靈樞素問」(1)

風

在外面打着呼哨

像打算把房子推倒

門縫裏的風

吹着那盞清油燈

時暗時明

咯，咯，咯

有人在緊緊的敲門

醫生放下了書

走去開門

一陣風雪

吹進來一個滿身雪花的人

「蕭！是你？」

你，你怎麼來了？」

兩人緊緊的握着手

（蕭的手像一塊濕冰

借了模糊的燈光

醫生看一看蕭

原來他身上穿的

還是春天那件破夾袍)

醫生倒一杯熱茶給蕭

「怎麼這麼晚跑過來

武昌出了什麼事情呵？」

蕭

放下小木箱

「因為害怕南方的革命軍

督軍省長

到處在抓人

「老曹被捕了

還有很多人被捕了

「唉」

有的已經流了珍貴的血
他們死在閔馬廠。」

蕭坐到椅子上

閃亮着兩顆水汪汪的眼睛

可是

他

對着桌子

重重的一拳

跳起來

（雪

從他身上落滿地）

大聲叫着

「他媽的，居然有人膽快得變了形！」

(3)

住在裏頭洲

蕭

常常跑到節孝堂

去看他苦命的母親

他在節孝堂長大

他想起了從前的情形

母親紡紗或是編魚網

他自己

提着小竹籃

趕到茶館

（那是一個人們吵架的地方）

趕到郊外的臨時戲場

趕到五月划龍船的岸邊

趕到七月半放焰口的地方（？）

大聲的叫賣

「瓜子香煙花生糖」

母親常愛對他說一句同樣的話

這次回到鴉鵲洲

母親還是這樣說

「切莫看不起窮人！」

（4）

有一天

在一個脚斑的棚子裏

脚斑恨恨的說

「我自己

錢筐大的字認不得兩個

可是

無錢上學無錢買書

而且家裏頓不下一個吃白飯的人

看看兒子們也都荒廢了呵」

蕭說

「學校沒有我們這孩子的份

我自己根本也沒有先生

一副賣瓜子香煙花生糖

一面學別人唱戲

唱「噯老四打瓦」

唱「蔡鳴鳳招親」(3)

唱會了

便把自己賺來的錢

去買一本

一個個，一句句的認

認那些稀奇古怪的方块字

認那些哩哩啞啞的中國文

認多了

就去買「封神榜」「七劍十三俠」

還買「三國演義」和「水滸」

慢慢的讀，慢慢的認

就這樣能讀得作文

住在醫生的客廳裏

窗下擺一張條桌

蕭

就在那裏讀書寫文章

接見他的客人

他每天一定要接見許多客人

那些來自武昌漢口的青年人

(他們輕輕的走進來

好像怕驚動一粒灰塵

走到客廳裏

坐下來

輕聲的說

仔細的聽

一會兒又走了

走得和來時一樣輕

還有那些住在鸚鵡洲的脚班

（他們來了）

有時是一大陣

高興的時候

在大門口就叫喊

鬱悶的時候

坐下來半天不做聲

有的悶悶的坐一會

嘆一口長氣

又悶悶的走了

有的坐下來

哇啦哇啦叫個不停

年青的碰見了蕭

老不曉得怎麼叫他才好

常常不叫他

只「喂」一聲算了

——可是背後提起他

一定說

「我們蕭先生！」

年老的脚班碰見了蕭

就常常提起他的父親

他是個什麼模樣

他有什麼好的品性

同那個那個的交情如何

那些老年的朋友

把這一起都告訴

他們講話的時候

老不高興別人打岔

這

總是靜靜的等他們講完

再慢慢說給他們聽

(6)

一年，兩年，……

醫生的「生意」也漸漸好了

找他診病的

一天比一天多

而且

他們都和他談蕭
和他談蕭的人

也漸漸多起來了

蕭

傳遍了鸚鵡洲

醫生走到每一個角落

都可以聽到一句話

「我們蕭先生」

醫生每回看病回來

走在路上

口裏默默的說

（用一種深沉的感情）

「蕭呵

你才是一個真正的醫生！」

【註】

1. 靈樞素問：醫書。

2. 放焰口：祭所謂孤魂野鬼的儀式。

3. 噓老四打瓦、祭鳴鳳招親：均楚劇（花鼓戲）劇名。

IV 「與鬼爲鄰！」

一個夏天的

一個炎熱的正午

蕭

正坐在窗下

手裏握着一隻筆

不停的

上上下下

在紙上跑馬

太弱不眨眼

照着屋外

大門口

一個黑影

閃進了校董陸幹臣

陸幹臣

帶一副墨晶眼鏡

向週圍一望

學生們

都伏在桌上睡午覺

有的睡紅了這邊臉

正把臉掉向那一邊

口裏流着涎水

有的還發出

微微的廳際

陸幹臣

輕輕巧巧

閃進了客廳

蕭

聽見了一個人的腳步聲

斜過頭來

望見了陸幹臣

（蕭實在不高興）

「他媽的

瘟神！」）

「忙呵，

蕭先生！」

「嗯，嗯；

坐吧！坐吧！」

「天氣好熱呀！」

「嗯，嗯。

坐吧，坐吧！」

蕭

一面「嗯」着

一面讀他的筆

在紙上飛奔

陸幹臣

把手上一只小皮箱

放到坑上

走到臥房門口

「老淡，老表！」

「來了，來了！」

醫生從臥房走到客廳

倒了茶

替客人燃了一支煙

遞一把扇子給他

於是

從天氣談起

談到外面抓煙的風聲

醫生問陸韓臣

「馬校董的事

怎麼解決了？」

「母大胖子嗎」

「哎」

難搞得很」

「聽說解到督察處去了」

「好在抽鴉片」

「還不要緊」

「我看」

「陸老表」

「你也要分外留神」

「是呀」

「煙癮當然沒有」

「不過搞慣了」

「消遣——消遣——」

接着是一陣勉强的笑聲。

陸幹臣

悠閒的搖着扇子

說到這里

故意停一停

指着坑上那口小皮箱

「老表

我今天想在這里躺一躺

你這里是學校

沒有人疑心

如果出了岔子

——那當然是不會的

有我陸某人——

這時候

蕭

忽然恨恨的

把筆在桌上一頓

抬頭望着窗外

恨恨的吁了一口氣

又拿起筆來

繼續作文

醫生望一望蕭的背影

陸幹臣看一看醫生的神色

心裏一橫

——「不怕你不肯！」

一邊說

「老表

我也不必多客套

在你這里

和在家里一樣

「你我不是外人」

一邊爬上床

打開那只小皮箱

風從窗口鑽進來

吹着那盞像鬼火的鴉片燈

簾簾在燈上

發着吱吱的叫聲

蕭

「老表

請吧，請吧」

醫生想一想

便爬上了床

烟霧從他鼻孔裏噴出來

噴滿了一床

蕭

在窗下

嘆了一口長氣

床上又響起了刺耳的叫聲：

「老表

請吧，請吧」

蕭

蕭

把筆在桌上

重重的一頓

憤恨的拿起腳

走出了客廳

蕭

站在大門口

太陽睜眼望着他

他正氣得發抖

他想

多年的朋友

想不到

竟是這樣一個墮落的人

有作有爲的青年

爲什麼

會這樣發昏

越想越氣

他也管不了太陽

把脚一蹬

離開了這個骯髒的地方……

過一會

他轉來了

背後跟着一個

拿了扁担

扁担的一頭

紮了一串棕繩的

碼頭工人

蕭

跨進客廳

陳幹臣走了

醫生正坐在窗下

讀蕭未寫完的文章

醫生車過頭來

望蕭蕭

「你哪兒去了？」

蕭

一聲不響

便去收拾桌上的東西

收拾完了

又去翻行李

醫生一把抓住蕭的肩膀

「你幹什麼？」

蕭

攤脫他的手

咬牙切齒的說

「與鬼爲鄰！」

「等我說一句

你再走

行不行」

蕭

用手按住鋪蓋

車轉身來

氣憤憤的

「你還有什麼好說」

「剛才來的

是校董陸幹臣

我如果拒絕他

大家一定鬧翻臉

可是

他是一個著名的慳吝人

我今天吸了他一大半

他心疼得很

以後再也不會來鬼混」

蕭

放下行李

大笑起來

笑得那麼響亮

滿房都是他的笑聲

學生從壁龕裏望內看

只看見

蕭

指着醫生

連連的說

「鬼人，鬼人！」

門外

碼頭工人等起了火

大聲喊着

「快點呵、快點呵！」

蕭

聽一聽

搜出一百錢

跑到門口

「行李不挑了

這

給你喝碗茶」

碼頭工人伸着手

兩眼却望着他發楞

五 乾 魚

曠野裏

一座歪斜的草棚

怎麼經得起狂風

一天天

武漢的風聲更緊張

督軍老爺

在狂風裏發抖

他

害怕南方那些革命黨

那些革命黨呵

像火

點在枯乾的蘆葦上

到處在發熱發光

他們像磁石吸鐵

吸住了人們的心

一起都朝向南方

老曹在武昌

那潮溼的監牢裏

過了三年陰暗的日子

便把家人安頓在漢口附近

他自己

帶着長長的頭髮

長長的鬍子

和一張生滿塵垢的臉

也

去了南方

而

督軍的暗探

則充滿了武漢的大街小巷

一個初秋酌早上

蕭

買了兩條乾魚

渡過襄河

去看老曹的母親

他從冷清的鸚鵡洲

走到繁華的漢口

低着頭

從繁華的大街

走向荒涼的馬路

秋風在緩緩的吹着

已經把第一片黃葉吹落

馬路兩邊的電線桿

陪着秋風唱着歌

荒涼的馬路

不獨沒有警察

而且也很少行人
所以格外覺得冷清

走在冷清的馬路上

驚

想起了自己的母親

丈夫活着

跟他一樣勤苦的工作

還要看他發火的眼睛

丈夫死了

赤手空拳

把兒女撫養成人

從早上作到半夜三更

像一匹磨坊的騾子

可是

愛惜騾子的還有磨坊主人

騾子也大聲的叫喊

而你

除了哭泣

只剩下一雙失明的眼睛

哦

人究竟不是一根甘蔗

被生活呷着

到今天

你和甘蔗

也沒有不同的命運

.....』

想着，想着

從背後

響起了一聲陰冷的吆喝

「老頭

還想往哪裏走呀！」

意識

車過頭來

看見了

兩個穿西裝的人

兩頂黑呢帽，

至戴在他們的頭上

蓋着兩雙陰森的眼睛

一把火

燒燬了這

他充滿了忿忿

他

睜大那一對眼睛

舉起了兩條乾魚

他

憤憤的

對準他們

打過去

「狗」

「去你媽的警察！」

蕭

車轉身

用飛快的步子

跑

背後

也響起了

四隻皮鞋

急急落地的聲音

跑着，跑着

蕭

蕭

70

在口袋裏

搜出了一個小皮夾

從裏面

搜出了一張字條

他

把字條捏成一團

莫可如何的

塞進口裏

跑着，跑着

蕭

望見前面

路邊有一棟洋房

他知道

那是什麼地方

於是

跑得更快呵

終於跑進了

那座英國教堂

簫

跑上樓

樓梯口

正站着那個老年的神甫

老年的神甫望着他

用那一對深沉的眼睛

「誰是你呵」

「有什麼事情？」

（蕭）

拿出了口裏的紙團

「向着他」

「蕭。」

「呵，呵」

「抱歉，抱歉！」

（老年的神甫

肥起了

蕭曾送他

一張孫逸仙博士的照片）

於是

伸出右手

還

握著他的手

「現在有偵探在追我
請你讓我躲一躲」

老神甫

讓蕭上去了

他自己

還是站在樓梯口

那兩個戴黑呢帽的

也跑進了教堂

也跑上了樓

老年的神甫

憤憤的向他們揮着手

他們還想挨近來

老神甫一躲打過去

一個參下了樓

另一個

胆怯的望着神甫

輕輕的走下了樓

他們

輕輕的

走出了教堂

蕭

住在教堂裏

在一個下着暴雨的夜晚

他穿了

別人送來的衣裳

翻起雨衣領

把雨帽戴得很低很低

走出了教堂

經過漆黑的馬路

渡過襄河

淋着發大蠻大的雨

走向寂寞荒涼的鸚鵡洲

五尾聲

一回獨過洲

蕭

就急急忙忙

離開了朋友

和兩眼失明的母親

走向樹青草綠的廣州

(1)

第一封信說

「春天真正在南方
南方有熱也有光」

第二封信說

「理想方法很接近
大家工作都認真」

第三封信說

「開會，上課，演講，寫文章
我很愉快也很忙」

（此後整半年

不見有信寄回鸚鵡洲
直到督軍被趕走

直到武漢捲進了南方的熱流)

第四封信說

「我很想回來

可是工作丟不開」

第五封信說

「我病了

現在已經進醫院

請你常去看看

老曹的母親

她現在是

一個沒有兒子的孤人」

(2)

人們在醫院裏捉住了齋
像小孩捉住一隻蜻蜓

小孩捉住了蜻蜓
用線綑住它的尾巴
逼着它在房裏飛
逼着它在板凳上爬
把它丟進臉盆里
又剝根火柴來烤它
剪掉蜻蜓的翅膀
把它關進玻璃瓶
扯斷它的腳
挖掉它的眼睛
然後把它拉成一段段

丟進茅廁坑

蕭

穿着夾袍過冬天

不叫一聲冷

今天他被捕住了

生命像在盪鞦韆

可是

蕭阿

一句話沒有

除了憤恨

你聽不出他一點聲音

後記

十多年來，看了許多軟體動物爬行的姿態，心有所感，我遂用一天的時間寫下了「蕭」的初稿。

從九歲到十四歲，和蕭相處凡五年。但究在兒時，一旦執筆，才發覺材料不夠，因而不得不借助於想象。

但一個光芒萬丈的天才，嶽崎磊落的戰士底真實材料，較之我貧弱的想像，美麗得多，動人得多，也有氣魄得多，二者相去，何止天壤！

然而，他底朋友有些早變成了蝸牛，和他相處十年的老父，却還在故鄉度他陰黯的暮年。我不能眼睜睜地看著我底筆腐爛下去！倘使讀者竟覺得這篇詩還有可取之處，那完全是蕭洋溢的生命底餘波，對於一個完整的蕭，我只覺得我損害了他！

蕭

九月二十七日。

版初月三年一十三國民華中

書叢活生藝文

種 一 第

編主森文馬司

有 所 權 版
印 翻 許 不

蕭

作 禾 伍

印
刷
者

青
年
印
刷
所

經
售
處

各
大
書
店

發
行
者

文
獻
出
版
社

桂林府前街十四號

發
行
人

夏
雪
清

元二幣國價定冊每

費匯郵加附埠外

52

212121